

文苑傳

朴寅亮 金富侁 金黃元 李奎報 金垣 李崇仁

權近 李蔭 方技傳 金謂碑 李寧 薛景成 官者傳

鄭誠 白善洞 崔世延 任伯顏 方臣祐 李大順 高麗普

金玄 安都赤 申小鳳 李得芬 金師幸 酷吏傳

宋吉陽 沈于慶 廢幸傳 庾行簡 榮儀 金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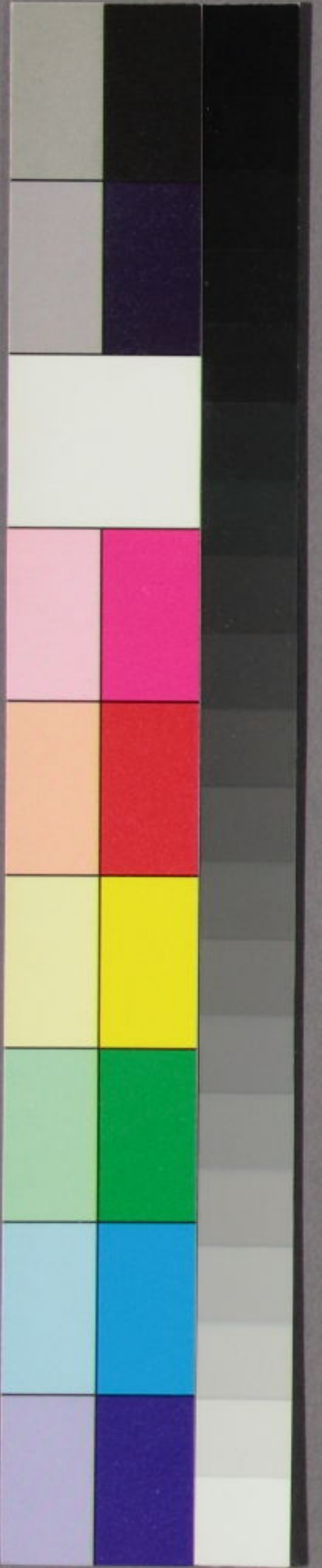
鄭世臣 白勝賢 康允紹 廉承益 李汾禧 摺權宜

蔡謨 李德孫 林貞杞 朱仁遠 李英柱 李之氏 印侯

承旦 張舜龍 車信 盧英 曹允通

彙纂麗史 十九

U 6
4062
19



明
4062
22-19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九

文苑傳

古之君子務明道不務爲文惟其深明乎道發於言者燦然而成章非以爲文也不務明乎道而徒事乎文則言雖工而不達乎理况未必工乎則東國之陋也噫天下之好文辭莫我東若也東國之士所讀者聖賢之書也其用功之勤非不逮中州之士也然而不若之矣此其故何也或曰生乎中國得其氣之全生乎東國得其氣之偏則氣化囿之也雖然彼中國之士若臯陶伊傳周召孔孟氏七君子者皆聖者也

其見於言者爲詩書禮易春秋夫聖者體道卽氣化
不足以贊其大也自秦漢而下司馬董韓氏之文雖
不純乎道放其淵源所自可謂得六藝之遺者已謂
之稟其氣之全奚不可也雖然楚蠻也春秋時中國
弗齒也屈宋二子崛起於戰國之季文辭馳騁於風
雅蜀羌也去中國數千里吾東夷也去中國亦數千
里東國自周武時殷王子遜而東來被以詩書禮義
之化是時蜀猶未通於中國戰國之末始與秦通僻
遐固陋奚翅東國然而揚雄王褒蘇軾迭駕而起則
文章炳然與中國爭衡東國之士瞠乎其後於絕塵

矣夫以東方好學之士卽不逮中國顧反出楚蜀下
庸非可恨也哉彼楚蜀者去中國遠也烏在其爲氣
化囿也哉東方之士若崔文昌李益齋牧隱北學於
中國文章號稱爾雅然終不能若彼之盛也其餘數
子者或爾而不振或俚而不雅則工程局之也有人
於此其一生於詩禮之家優游而浸漬之其一生於
田舍夷固僻違而野則用功同而雅俗舛者所處之
勢殊也若夫近世之爲文也高者務詭音竄句自謂
標軌史漢然語其格力猶不逮晚宋下者纖脆粗誇
輕儇而決裂方自以爲是俯視中國語及嘉隆則謂

王卮無當執落無用者真不自量已夫嘉隆誠險怪
矣門路亦正特其庀材也皆左國荀馬東人不知而
訾之耳吾東以平易為主然得其門而入者寡矣不
得其門則不可謂之文也故曰莫若先明乎道誠卓
然有見乎是則體之於身會之於心而其見於言者
自然冲夷渾雅一軌于正道超然有得於氣稟工程
之表矣彼中國之士何足畏也哉今取朴寅亮以下
八人次其行事立傳以著麗時文翰之盛然八人者
於道槩乎其未聞也其文烏足尚也哉

朴寅亮 金富侁 金黃元 李奎報 金坵

李崇仁 權近 李詹

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文宗朝登第文詞雅麗南北
朝告奏表狀皆出其手宋熙寧中與金覲使宋尺牘
題詠膾炙人口宋人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傳之遼
嘗欲過鴨綠江爲界寅亮修陳情表曰晉天之下旣
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
汶陽之舊田撫綏弊邑回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
主覽之寢其議位至右僕射參知政事嘗撰古今錄
十卷藏祕府肅宗朝卒諡文烈有子曰景仁力學登
第三爲諫官言論勁直時議重之寄書尹瓘論九城

之難守瓘不能用卒如其言官至左僕射

金富侂字天與慶州人諫議大夫觀之子也兄弟四人富弼富侂富軾富儀俱登第富侂直翰林院偕王嘏入宋作表辭雅麗帝再遣內臣獎諭肅宗朝拜拾遺知制誥出守原尚二州有聲績睿宗時拜禮部郎中遼將伐女真遣使來請兵王會羣臣議皆以爲可富侂與弟富軾及韓冲閔脩等言國家自丁亥以來軍民僅得息肩今爲他國出師是自啓釁其利害恐難測也尋以國子司業充寶文閣待制陞直學士王好文學常與寶文閣儒臣講論經史富侂雄辨折衷

人莫之敵名重當世仁宗卽位欲大用驟遷同知樞密院事政堂文學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侂嘗苦風虛八年屢表乞骸骨改授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十年卒年六十二諡文簡爲人謹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文章華贍凡詞命必命富侂潤色嘗製八關致語常用勿易宋樂人夔中立來習之及歸誦其辭於帝李資諒入朝帝問八關致語何人所製雖有僭語誠嘉章也睿宗以富侂富軾富轍俱列文翰侍從封其母大夫人敕有司歲廩其母母曰旣得諸子祿養何敢重辱厚賜遂不

受

金黃元字天民光陽縣人少登第力學攻古文號海東第一與李軌善同在翰林以文章齊名時稱金李遼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詞格豔發使驚嘆求寫全篇而去宰相李子威惡其文尚古乃曰此輩久在翰林必壞文體奏斥之尚書金商佑有詩曰學非浮薄終歸古道不回邪豈媚今宣宗聞之擢爲右拾遺出守京山府有吏捕劫人盜至黃元熟視曰非也趣令放之後獲他盜果向之劫人者也吏民皆服其神肅宗開延英殿召掌書籍每觀書有疑輒質之呼爲元

輩而不名睿宗朝累遷書舍人奉使如遼道見北鄙大饑人相食馳驛上書請發倉賑之王從其言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歷禮部侍郎國子祭酒翰林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屢表請老踰年乃許女真侵遼盡下東邊諸城惟來遠抱州二城固守不下食盡乞糶於我不許邊吏禁民互市黃元上疏曰幸災不仁怒隣不義請許之不報十二年卒年七十三黃元清直不附勢然性不樂檢束頗好聲色禮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諡當途有不說者沮之軌字公濟清州人宣宗時爲少府注簿承敕校入宋表誤書遼大

安年號宋還其表坐免官肅宗六年以禮部郎中奉使如遼大覺國師屬孔目官李復請獻金鐘使還刑部劾治復罪軌亦罷睿宗朝累拜政堂文學戶部尚書修國史守司空參知政事以疾屢上表乞致仕優詔許之十七年卒諡文簡

李奎報字春卿初名仁氏黃驪人九歲能屬文時稱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其赴試也夢奎報居魁果中第一因改今名明宗二十年登同進士第嫌末科欲辭之無舊例不得辭是時李仁老兵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負才傲

物託契風流擬跡七賢每飲酒賦詩宛若無人世才死湛之謂奎報曰子可補邪奎報曰七賢豈朝廷官爵而補其闕邪未聞阮嵇之後有承乏者皆大笑宰相趙永仁任濡崔詵崔謹等上書薦之為不平者所抑久不調神宗二年東都叛命將討之以及第末官者充修製人皆以計避奎報慨然曰予雖怯懦避國難非夫也遂從軍為兵馬錄事及還論賞奎報獨未得官禁省諸儒上書交薦權補翰林院崔忠獻使作茅亭記遂為真自是忠獻屢招致走筆賦詩驟遷司宰丞高宗初以詩贄忠獻忠獻以其詩示典籤宋恂

曰此子高亢意不止此若直除參官亦人望也乃拜
右正言知制誥歷左右司諫八關會有闕賀表者奎
報欲彈琴儀固止忠獻聞而怒之貶奎報爲桂陽副
使尋以禮部郎中召還累拜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
以事流狷島踰年召判祕書省事時蒙兵壓境責言
屢至奎報久掌兩制恪于辭命敷陳情實詳贍有體
帝感悟撤兵王嘉之特授樞密副使進至門下省事
集賢殿大學士參知政事二十三年上表乞退遣近
臣敦諭明年三上表固辭特加守太保門下侍郎平
章事致仕辭命猶皆委之二十八年卒年七十四諡

文順性豁達不營生產肆酒放曠爲詩文不蹈古人
畦徑橫騫別驅汪洋大肆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
三掌禮園所得多名士有集五十三卷行于世
金壇字次山初名百鎰扶寧縣人自幼善屬詩文高
宗朝擢第二人及第知貢舉金仁鏡恨不置第一以
已亦爲第二人語和范傳衣故事贈之坵善四六駢
麗精切出人意料補定遠府司錄出爲濟州判官副
使崔滋有文章見其賦歎服曰此詞賦之準繩也權
直翰林充書狀官如元有北征錄行於世在翰院八
年由堂後除閤門祗候遷國學直講崔沆離圓覺經

令坵跋之坵作詩曰終日啾啾說圓覺不如緘口過
殘春沆怒曰謂我緘口邪遂左遷元宗四年拜右諫
議大夫坵之祖僧也不宜在臺諫然重坵才乃署告
身累遷尚書左僕射政堂文學吏部尚書王嘗賀聖
節達魯花赤率其屬立於右內豎上將軍康允紹附
達魯花赤亦率其黨胡服而入自比客使見王不拜
王怒不能制坵劾之達魯花赤怒曰允紹先開剃遵
上國之禮而反劾邪將危之或以告坵曰吾寧獲譴
豈可不劾此奴陞參知政事建言後生怠於著述表
箋未合律格宜試參外文官所製賞其能者王允之

事竟不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卽位改知僉議
府事尋遷參文學事古人率賤庸傳語多不以實或
懷奸濟私坵獻議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參外年少
者習漢語四年卒年六十八謚文貞性恂悞無華寡
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嘗撰神熙康三朝實錄
掌詞命上國徵詰殆無虛歲坵撰表章因事措辭皆
中於理回詔云辭語懇實理當俞允元翰林學士王
鶚每見表詞必稱美恨不得見其面

李崇仁字子安京山府人恭愍朝登第授肅雍府丞
遷進德博士本國選文士應舉京師崇仁居首選以

年未二十五不遣歷禮儀散郎藝文應教門下舍人
辛禡時除典理摠郎與金九容鄭道傳等請却北元
使坐流削職尋釋之起拜成均司成轉右司議大夫
與同僚上疏曰從諫人君之美德故書曰惟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殿下春秋鼎盛國家多故正當勵
精求理之時也近日憲司請開書筵卽賜俞允羣臣
相慶以爲聖學日進當日與老成大臣講論治道終
始惟一不可怠忽先王克謹天戒不敢遑寧故詩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曰無曰
高高在上日監在茲竊聞近日書雲觀上言乾文有

變是天仁愛殿下而譴告也宜減膳徹樂恐懼修省
上以答上天仁愛之心下以慰羣臣顛望之情守令
民之司命苟非其人民受其害乞令兩府臺諫六曹
各舉所知舉非其人罪及舉主近來遷代太速雖得
其人未見其效須做三載考績之法滿三年方許遞
代令按廉殿最以聞如有政績尤著者不次擢用興
師動衆必有其弊故遣將帥宜有節制國家已於各
道置三元帥一道之任宜委三人近來一有小寇三
元帥外別遣諸元帥諸兵馬使非惟委任不專卒無
成功往返之間民受其苦乞自今本道之任專委三

元帥嚴立賞罰仍令各道元帥依六道都巡察使軍
目統率本道軍官毋得奪占以致紛擾設官分職各
有攸當故先王置內侍府以待中官乞復置此官將
中官之小心謹慎者隨品轉用毋與朝官設險守國
先王之制近來海寇大熾侵至畿甸中外城郭頽圯
不修民無所據流移莫禁盜益濫入乞內自都城外
至沿邊州郡各令有司以時修築務要堅固使民安
業且有功而賞人必相勸無功而賞人必不服國家
土田之賜本以待有功近來冒受賜牌占田太多者
有之乞令有司根究推刷其不與南幸與王癸卯三

等功者收其田雖在二等其所占過數者收其贏以
充軍須近因倭寇諸道貢賦大半未納百官之俸歲
減一歲崇敬府尚瑞寺及興福崇福典寶三都監但
糜廩祿乞皆革罷近來官爵真添相雜其謝牒但有
堂後署而無印信恐後必有假濫乞皆印信署給尋
拜密直提學與政堂文學鄭夢周纂實錄崇仁夢周
會權門燕飲不勤編摩時議譏之轉同知司事以李
仁任姻族杖流通州召還簽書密直司事與李穡金
士安如京師賀正還拜藝文館提學辛昌時與朴天
祥河崙等辨求興君環真偽坐誣憲司請置極刑崇

仁逃獄卒縛崇仁子次若索之鞭背流血適遇我
太祖次若大呼乞哀 太祖驚問卽命釋之乃與侍
中李琳白昌曰卽位之初宣布寬仁天祥等宥之亦
可崇仁侍講書筵啓沃有日乞令供職於是流天祥
等崇仁乃出赴書筵憲司劾之崇仁辭不允諫官具
成佑吳思忠南在沈仁鳳李堂等上疏劾崇仁曰傳
曰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此天下古今之常
典也苟爲臣子而不孝不敬罪莫大焉臣等竊惟崇
仁性稟姦貪言行邪佞才無經國慮不及遠但以文
墨不藝出身盜名久居樞要旣黨仁任又附堅味頗

張威福恣行不法父母之喪未滿三年不得掌試國
家之制也而崇仁爲散騎常侍當母憂求爲監試試
官而不可以朝服臨試故以常侍高官降求上護軍
以掌其試母死纔踰百日啗肉自若以毀人紀是不
孝也比來上國以羣兇貪饕絕我國矣而羣兇伏誅
聖上中興侍中李禧以天下名望力疾入朝崇仁從
行不改本心身親買賣有同商賈以浼我侍中之行
而使中國之人唾我三韓士夫之面雖詩成七步口
誦堯舜之言曾犬豕之不若真所謂小人儒也豈可
以爲侍讀而置諸左右乎至于近日肆其姦謀誣陷

宗親欲敗父子夫婦之大倫而情見辭窮違命竄匿
殿下以侍讀之故赦而勿問降麻優禮崇仁不知天
地包容之恩遲留旬月不即進謝其無上毀禮之意
甚矣其為不敬孰大於此願令憲司按罪投諸四裔
以懲不孝不敬與夫辱國之罪以正人倫以勵士節
昌下其疏于憲司令究問是夜憲司使臺卒守崇仁
第崇仁穴牆出獲之劾流京山府因劾秘書監朴敦
之嘗蒸妻母及從李禧入朝親自買賣并流遠州敦
之與崇仁素善故及簽書密直司事權近上疏論救
崇仁曰近日臺省論執崇仁罪狀殿下優容復其爵

位而論者愈堅指為不忠不孝殿下重違諫憲擯黜
崇仁以示至公然有君如殿下之明有臣如崇仁之
賢而反以大賢得罪以累聖明甚可惜也不得不辨
夫謂崇仁為不孝者以其母歿三年之內為試員也
然當是時其父元具既老且病命在朝夕恤恤然欲
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重崇仁之才憫
元具之志俾掌監試若崇仁苟辭則是知有死母而
不知有生父也欲免其身後之謫而不恤其父當時
之志也故雖內不自安而黽俛就職是雖有過孔子
所謂觀過知仁者也誠是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不

孝也今之仕者或有父母俱歿三年之內冒干口傳
赴試登第者或有踐華要坐府司刑人殺人不以爲
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歿爲誰榮乎爲自己也爲父
忍母猶爲不孝爲自己忘父母得爲真孝乎況我國
人能行三年喪者萬或有一國家若罪崇仁必求能
行三年喪者用之則是棄萬得一臣恐殿下不能得
人而用之也夫謂崇仁爲不忠者以其推辨永興真
僞之事既稟上命宜卽自詣遷延不進以至隱避也
然崇仁大臣永興真僞之辨言語之小失也以國家
舊法處之不過送一公緘問之而已又况前日憲司

上書以爲大臣犯法不使就吏戮辱殿下然之定爲
判格故崇仁恃國家之舊法信殿下之判旨不卽就
辨及至憲司發怒推致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判旨
之不足信勢窮事迫至於隱避是雖怯弱亦由處之
失道使之驚懼非是崇仁心懷不忠敢拒上命也其
涉永興真僞之事蓋其天性慈詳篤愛朋友適與可
興輩比隣相從得聞其言是非崇仁誕妄倡爲此言
也及復爵位不卽進謝者誠畏憲司亦非不敬上命
也若夫奉使中國身親買賣之事其致謫有由焉指
揮姓陳者其妻卽崇仁妻之宗族也因往其家經過

市巷有與崇仁不協者因爲此言以誣之聽者不察以爲實然果爾則臣之奉使適在崇仁還後當得聞之臣在中國未嘗聞崇仁買賣之事不審議者足未躡中國之境何得聞此事乎諉者果能賢於崇仁乎徒信諉者之言而不信崇仁之行又何偏也惟我國家臣事大明以來表箋詞命多出崇仁之手恭愍得謚上王襲爵皆崇仁文章之力也得免歲貢金銀馬布亦崇仁之功也皇帝屢稱文章之美謂我國有的人物亦是崇仁之功也崇仁文章簡潔高古間世挺生中國罕有國家詞命不可不使此人掌之議者

不此之察反信小人陰毀之言敢以大惡加之豈不甚可惜乎親親尊賢二者爲天下國家之大經殿下親重宗室欲雪其恥特命所司以明求與真僞親親之道可謂得矣崇仁久爲講官殿下所受教之臣也纔有疑諉不爲辨理卽令放黜尊賢之道有未至焉臣竊爲殿下惜之也亦宜特命所司推明被諉之由諉者果能不買中國一物乎崇仁行貨必不能神轉而鬼輸用車幾兩馬幾匹若一一根究車皆其貨馬增於他而諉者無一毫之犯然後明正崇仁之罪則崇仁自服而萬世稱殿下之公矣若諉者亦有販買

之物其車非盡其貨其馬不倍他人則謫者真誣陷
君子之小人宜正謫者誣陷之罪以雪賢臣受屈之
辱則尊賢之道亦得而萬世皆稱殿下之明矣議者
又以爲崇仁讀書通理素有重名難同其他無知之
人所犯雖小宜置極刑又何不思之甚也不識義理
無補國家者有所犯則以爲不足數恒容而保之能
通文章有益邦家者小有疑則以爲不可赦必推而
陷之則是後進之士皆欲爲苟免無恥之人誰肯苦
心極力窮經通理得虛名而取實禍乎其毀人心術
墮士風而誤後學也甚矣自古有議賢議能議功之

法賢者能者或有所失議其賢能從以末減所以使
人人皆勉於賢能也今之議者反重賢能之罪是沮
後人爲善之志也假使崇仁誠爲有罪若議文章之
功特加赦宥後進之士皆勉於爲學矣况今崇仁之
罪如臣所陳皆有可議者乎伏望殿下下臣此書于
都評議使門下府司憲司推詰謫者明其曲直以雪
其恥以褒其賢以尊師儒以勸後學公道幸甚昔周
公孔子皆大聖也周公未免於有過孔子未免於被
毀微孟子之辯則匡章未免爲不孝無同舍之歸則
不疑未免爲盜金古之聖賢不幸被謫亦多有之願

殿下不以被謫而輕崇仁也殿下若以臣言爲可舉而施之以爲不可宜付有司以正臣朋比罔上之罪臣寧欲與崇仁同被重責雖死無恨不欲坐見崇仁以誣得罪而貪位畏威苟容緘默也時大司憲趙浚亦起復視事故以父母俱歿三年內踐華要坐府司等語爲已發也浚銜之崇仁雖有才然行已則所失固多近之論救亦未爲至公也近嘗言稽之入朝也士安僉從白巨麻多賚金銀以行崇仁令減其數巨麻恨之構虛事昌下近書于都評議使司使司移門下府門下府牒憲府問崇仁伴行通事宋希正云崇

仁賚白金苧麻入市買彩段色絲等物於是諫官上疏論近日惟我先王上法三代以立喪制及國家多故權從唐宋之制奪情起復然其起之也甚謹必使禮部奉旨牒中書中書牒諫院諫院牒憲司憲司復牒禮部督起視事故名卿大儒固有不得已而起復者蓋急於需材非所以榮其入也是以宗廟大享正至誕節凡諸朝會則不與焉此國家成法也雖頑愚之人至於吉禮皆曰吾父母三年之內不敢與焉况冠帶而掌國試乎崇仁讀書登第盜名一世斬焉在衰絰之中求爲常侍處華省掌國試夫常侍諫官也

不可以公然毀禮故降求上護軍以吉服坐明倫堂
啗肉自若揚揚榮耀於人以禽獸之行導三韓後學
臣等誠恐以不正之學累殿下惟新之理故不得不
追論權近反以其掌試為孝父是欺殿下而毀人倫
也近非不知崇仁之犯法毀禮為有罪而臣等之論
効為有理也但阿私所好飾詐文非反以臣等為誣
陷君子請加推鞠是欲使諫官杜口而開殿下拒諫
之漸也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其買賣之事一行宋希
正及白仁等明白納辭而近黨比崇仁欲害所司敢
以妄言欺罔上聽乞下憲司收其職牒以正其罪下

都評議使司議郎舍復上疏曰崇仁誣陷宗親欲毀
人之大倫其罪一也母喪三年之內吉服掌試啗肉
自若以毀風俗其罪二也奉使上國身親買賣與市
人爭利失使臣之節其罪三也所司法官奉王命辨
宗親真偽而逆命逃匿其罪四也所司劾奏殿下不
問又降宣麻優禮待之而不即進謝其罪五也崇仁
之罪如此而權近朋比飾詐欲以掩庇謀害所司其
罪有甚於崇仁固在不赦不立付相府而更議也且
按罪定法非宰相事乞下憲司明正其罪昌命勿鞠
奪告身流牛峯縣起居舍人孟思誠以嘗受業於近

不署名於疏恭讓時諫官論崇仁與河崙前爲仁任
腹心後徇穢奸計以督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禍以絕
王氏之血食徙流他郡穢初獄起逮繫清州以水災
免未幾許從便召還除知密直司事同知春秋館事
又以鄭夢周黨削職遠流尋卒崇仁天資英銳文辭
典雅稽每歎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世不多得
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嘉之曰表辭誠切中原士
大夫觀其著述亦莫不歎服有陶隱集行于世
權近字可遠一字思叔安東人侍中臯之子領都僉
議溥之孫也少好學恭愍朝年十八登第唱名入庭

王怒曰彼少者亦登第邪同知貢舉李穡對曰將大
用不可少之也選補史翰爲王府必閣赤本國選文
士應舉京師近再中鄉試以年少不赴除成均直講
藝文應教辛禍時歷禮儀軍簿正郎典校副令拜左
司議大夫與同僚上書曰書云學于古訓時惟立事
又云不學墻面泣事惟煩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
而能萬幾之政者也殿下卽位之初有志于學首開
書筵國人相慶以望太平近年以來或作或輟人皆
缺望願殿下不忘初志復開書筵或命大臣論議或
令左右講劄以通經學義理之宗以觀古人理亂之

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副三
韓臣民之望以動四國觀聽之心則實萬世無窮之
福也又上疏曰從諫如流人君之美德責難於君臣
子之忠義也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為人君者不可以不從諫為
人臣者不可以不責難此臣等所以敢冒天威仰瀆
聰聽也古之人君濇居九重躬攬萬幾日親賢士大
夫以守至正至於出入之際必有警蹕之節徐驅而
行塵不及軌前導後衛以辟行人故百姓但聞其聲
不見其面君亦以尊民心以敬戴之如天畏之如神

厲王驕侈拒諫而出奔宣王有志申甫補闕而中興
三代之後從諫好善之君莫如漢文帝唐太宗故漢
唐之理於斯為盛拒諫飾非肆志盤遊之君莫如秦
二世隋煬帝故秦隋之末羣盜並起雖以秦之強隋
之富而亡不旋踵是知敬慎修德從諫改過理之本
也驕淫拒諫荒怠慢遊亂之本也書曰與治同道罔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戒也我
太祖憂勤垂統萬世列聖相承畏天勤民遵守憲度
馴致太平祖宗數百年積累艱難之業傳至殿下付
畀之任可謂重矣君位惟艱所係至重一念不謹或

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患雖在理
平無事之時猶當兢畏儆戒以備不虞况當國家危
急之際可不慎哉可不懼哉今水旱相仍饑疫荐至
公無數月之儲民之一夕之資老弱轉于溝壑餓殍
僵於道路加以隣國屯兵近境侵我封疆誘我人民
倭賊又深入爲寇州縣騷然棄爲賊藪守令不能禦
將帥不能制自古危亂之極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積
薪厝火不足喻其急割牀以膚不足喻其切也救時
之急宜若奉漏沃焦猶恐不及此誠殿下恐懼修省
夙夜憂勤奮發有爲之時也曩者臣等與憲府上書

諫微行殿下英明果斷優容弗拂卽賜俞允端居九
重數月不出從諫之德改過之美光今邁古日月增
輝羣僚相與慶於朝百姓相與抃於野中外翕然以
望理平者于茲有月矣今當危亂多艱之際不以修
省戒懼爲念復事遊幸晝夜馳騁以人君之尊乘匹
馬而行數離深宮之固馳驅委巷之中侍衛之臣挾
弓劍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殿下所在寧知盜賊
之伺候內應者與夫反間刺客不在於國中乎萬一
有強暴之徒乘間竊發則倉卒之變甚可畏也此臣
等所以夙夜痛心浚爲殿下危之也自古人心難測

禍亂無常危必生於所安變必生於所忽備患之道
誠不可不嚴理安之日猶恐變生矧今多盜益爲寒
心殿下承祖宗積累艱難之業縱不自重將奈宗社
何知過而不從諫是益其疾也知危而不修改是促
其亾也此聲若出聞于四方盜賊之欲乘釁者豈不
自幸將帥之往敵愾者豈不失望民心豈不益離國
勢豈不益危此臣等所以當夜不寐當食而歎拊心
痛念不能自止者也伏望遠稽歷代興亾之故汲念
祖宗付畀之重無敢逸豫以圖萬幾之政無敢遊幸
以備非常之變從諫必行毋或失信端居高拱親近

宰輔經國之謀制寇之策廣咨博訪夙夜憂勤厲精
圖治修德行政以收民心信賞必罰以明國典則將
士自奮盜賊自息而隣國不敢謀強暴不敢肆祖宗
之業傳於無窮殿下從諫之德並美於太甲中興之
功同符於宣王編諸信史後世稱聖明矣又上言今
倭寇四侵反間刺客往來京城殿下以數騎馳騁道
路終夜不返臣等深爲殿下危之禍曰我誠有此愆
非卿輩忠誰肯言之後近又與獻納成石璘極諫禍
醉甚欲射之遷判典校寺事執政擬近代言禍曰此
人爲諫官使子不得遊幸何可近侍合令防倭耳取

筆句去拜成均大司成歷禮儀判書左代言陞密直副使辛昌立授厚德府尹轉簽書密直司事昌遣近及門下評理尹承順如京師請親朝近賚禮部責異姓為王咨還中路私自圻視既至先詣昌舅李琳示之遂付都評議使司近上書論辨李崇仁罪諫官劾以黨比崇仁欺詐罔上流牛峯縣恭讓朝憲府上疏曰今以權近私圻咨文之故問尹承順承順言與近復命約明朝謁侍中李琳翼日將往琳第道遇近近曰吾已謁然既相遇更與之進既見琳予以病在家近將咨文藏聖旨筒置於其家開見後乃付都堂臣

等謂此咨本國宗社存亡所關宜直付都堂會宰相同圻近累日私藏私自開圻隱密謀議漏洩天機陰謀難測不忠莫甚請更究問依律決罪王命勿問遠配寧海郎舍尹紹宗等上書復論私圻之罪請正典刑命杖一百徙流興海臺諫復文章請罪又移金海尹彝季初之獄起連繫清州尋以水災免歸漢陽又貶益州尋省之歸忠州在謫著入學圖說及五經淺見錄自此以後入本朝

李詹洪州人恭愍王幸九齋試經義賜詹等七人及第授詹藝文檢閱三轉為正言上疏曰史典之法尚

矣古者諸侯無私史邦國之志藏於王室而已及其
三史繼作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本朝自統三以
來褒貶可記之事常多史官筆不停書易世乃克編
摩然其所載只陰晴日曆耳若其先王行事之跡與
夫國家黜陟之典官或失之其故何歟大抵事之形
迹雖已著明已之耳目皆不可信史官非不欲見聞
於闕下書生辭色拙訥人亦不以情告之故退而漫
不知何事嘉言善行至於再傳而狃於私見然後擬
拾以爲實錄是非混淆世莫能矯是豈獨天地之罪
人抑殿下之罪人也然亦非史臣之罪遠史臣之過

也傳曰君舉必書此言君之言動左右史皆得以書
之也伏望殿下親近史臣言動施爲令悉書之又令
諸司具事以報而錄之則紀載必不差謬此乃殿下
觀感修省之機也臣又聞古之帝王未有宴安兩能
致治者文王不遑暇食宣王常設庭燎二君用心於
民如此其勤故垂統之功莫不繇遠中興之業益有
光明終始成周而爲有道之長後世人主之所當取
法也殿下卽位之初勵精圖理御殿聽政自宰相至
于羣有司咸得進言各以其職聞奏故民情上達事
無壅塞幾致昇平及其涉歷萬機自有私見以謂臣

下之言莫能予智賞罰廢置斷自宸衷無所咨諏故
國之理亂政之得失庶官無敢言者誠可歎也願殿
下親臨庶政自宰相至于大司憲六部尚書諫議大
夫皆得以言事之得失則昇平之理庶可復若計較
小功糾摘細過有司之任非殿下所當爲也殿下近
值冬雷之變以爲此百職懈位政刑不明之應乃令
諸司日書坐目具劄子以聞此誠殿下畏天勤民之
美意也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若殿下昧爽夙
興平旦視朝以示百官誰敢曠官尸祿以自安乎不
然必將託以疾病事故誣殿下者多矣焉能人人而

誅之臣計以爲使考功考各司勤怠凡在官者日出
而聚日午而散其有不如法者憲司糾理伏惟殿下
法文宣之成憲無安於位無倦于政以達輿情王從
之令每月六衙日六部臺省官親奏事又令史官近
侍金羅道都巡問使李金剛性貪淫奪羅州牧使河
乙沘玉頂兒又漕運後期致漂沒憲府將劾之知申
事廉輿邦聞之曰金剛賄賂絡繹憲府何能爲金剛
果以賄免後拜四宰諫官不署告身辛旽謂詹曰何
不署金剛告身詹曰何可署也吾父若祖俱令同正
吾得爲正言足矣旽默然後貶知通州事召復爲正

言辛禍初陞獻納與正言全伯英上疏請誅李仁任
池齋貶知春州事伯英榮州事尋杖流河東蒙宥從
便累歷門下舍人典理摠郎辛昌立拜司憲執義書
唐太宗帝範以進曰王者高居深宮虧聽阻明恐有
過而不聞有闕而莫補所以設鞞樹木思獻替之謀
傾耳虛心竚忠正之說故忠者瀝其心知者盡其策
臣無隔情君無偏照昏主則不然自聖而拒諫故大
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肆其荒暴自以爲
德兼功過至於身亡國滅豈不悲哉臣嘗得是書而
讀之人主飭躬闡化之道求賢納諫之方去邪誠盈

之訓備載其中臣今承乏言責雖使臣觸冒天威抗
辭極諫豈出於是書之外哉伏惟萬幾之暇幸垂睿
覽恭讓卽位轉成均大司成改右常侍經筵侍讀官
歷工禮二曹判書尋拜密直代言時成均博士金貂
上書曰人事動於下則天變應於上灾異固不虛生
德未必孚於帝心政未必協於輿望刑賞必戾於正
任用必失其宜冤抑必有所未伸財用必有所妄費
此無他以好怪也好怪則失中失中則不和此天地
之氣所以未順也所謂怪者釋氏也釋氏潔身亂倫
逃入山林此亦一道也然其禍福之說妖妄尤甚其

降香絡繹供億浩廣未見灾怪之消弭也其不惜萬
錢俾之祝壽未見百齡之驗也其曰賴我接引破地
獄生樂土然死無復生者其見樂土與地獄者誰歟
其曰地鉗之應置金刹寶塔以鎮之然三代以上未
有釋氏不知何物以鎮之而致雍熙之治歟嗚呼爲
此道者閉口入山與禽獸同羣然後可也雜處民間
毀傷風俗亦獨何哉殿下中興雖在先王之法猶有
所損益之者況此誤世之大怪尤好而不黜之可乎
奈何造塔之役農民勞僩禪僧之養錢穀虛耗上所
好者下必有甚焉恐斯民駸駸然入于釋氏棄恒產

而背君父矣昔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寺殫府庫以
事浮屠卒之淨居呵呵之聲爲千古所笑也我玄陵
師懶翁惑辛盹溪尚是教終未獲福此則殿下之所
親見也淫祀又怪之甚者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
諂也三代以後正道不行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
以妖家爲巫史民瀆于祀棄父母之神於草莽而諂
事無名之鬼嗚呼神不享非禮其能使之有以感格
乎如是而欲合帝心弭天灾其可得歟故邪氣凝而
陰陽失道夏霜殺草日食星變風雹冰旱無歲無之
天之示警至矣此皆人心風俗不正而好怪之所致

也臣願破五教兩宗以補軍營中外寺社悉屬官司
奴婢財用亦皆分屬放巫覡於遠地不令在京都使
人得立家廟以安父母之神絕淫祀以塞無名之費
而嚴立禁令剃髮者殺無赦淫祀者殺無赦議者謂
此二弊根深蒂固不可遽革然殿下中興一新法制
豈可因循若能革之堯舜之治可及也若委任微臣
不聽讒言聽以便宜痛禁則不出數年庶乎其盡革
也王覽疏不悅會貂以陵辱長官下巡軍罪當笞王
指貂名曰此人嘗上書詆毀佛法者也欲殺之而不
得罪名詹曰自我太祖以來歷代崇信佛法今貂斥

之是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患無辭王然之刑曹
當以輕律王益怒賴鄭夢周論救免一日王御經筵
講貞觀政要詹曰我國自古能守臣節梁武帝為侯
景所逼我使往朝至則朝市鞠為茂草使者見而泣
侯景執之乃曰不如古昔盛時是以泣侯景義而釋
之唐玄宗避祿山之禍西幸蜀我使至玄宗喜親製
詩十韻賜之此皆載在簡編昭然可觀至若元末北
遷上都而奔問猶謹此臣等所親見也故固守臣節
他國莫及況今堂堂天朝安敢稍違臣節知門下
金士衡亦曰我國僻在遐陬山川險阻若能謹守侯

度誰敢侮之王浚納其言詹進九規一曰養德三代
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導之教訓傳傳之德
義保保其身體故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易曰果行育德又曰慎言語節
飲食蓋事之至近而所係至重者莫過於飲食言語
而已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
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
貨財資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推養
身之道而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後世作事無本知
求理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殿下旣以經

筵官爲師當委以傳保之任凡宮中言動服食皆使
經筵官知之戲言過舉應時諫止隨事箴規則可以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矣二曰慮事臣聞幾者動之微
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
見而人欲亦萌動乎其間矣書曰惟幾惟康又曰勅
天之命惟時惟幾易曰作事謀始又曰惟幾也故能
成天下之務夫事有先後而慮者處事精詳之謂也
事物之來有以應接而於獨知之地尤加省察然後
事得其序物得其和禮樂興焉鬼神感焉不然則反
是矣嗚呼不慮胡獲伊尹告太甲慮善以動傳說戒

高宗今臣所陳亦不爲無據伏惟殿下裁之三日改
過易益卦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人孰
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昔成湯改過不吝孔子曰
過則勿憚改人君居萬民之上享一國之榮驕奢過
至淫佚易來此或不察必至於過差矣出一言而大
臣不可則當察之屈已而許之若黽勉許之而曰姑
且如是事終不爾則是吝之也行一事而省憲不可
則當察之捨已而從之若隱忍從之而曰業已爲之
不宜中止則是憚之也人莫難於知過莫甚難於改
過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若有一毫吝憚之心必至文過遂非之地矣伏惟殿
下慎其所存而已四曰敦本天爲萬物之本而物亦
各自有本論一已則身爲理天下之本論五常則孝
弟爲行仁之本論爲天下國家則誠爲九經之本且
民爲邦本農爲養民之本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
而道生正謂此耳夫禮失之奢喪失之易而其本則
儉戚而已仁流於姑息孝敗於狎褻而其本則愛敬
而已是故人君必敦本抑末而後民不偷薄矣恭惟
殿下立法祛弊以布初政而有司以省徭役禁淫祀

獻議且請行三年之喪以敦慎終之義而其儉戚之風則殊未之見也頃者殿下憫獄囚之寃滯數布寬恩且令中外始置家廟以勸追遠之道而其愛敬之實抑未可知也法制之類此者率多臣竊思之夫上所以使下者信也故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今茲國大妃康強無恙殿下誠能夙夜問安以行文王之孝則民化而敬矣常時供御務令裁損遂罷無名之費仍停不急之務則寧儉之風興矣竊惟孝慎之殿遺像儼然陟降左右顧瞻興哀則寧戚之化行矣儉戚愛敬乃喪禮仁孝之本信之一字所以行儉戚愛敬

之本也其法制之未盡行者當躬行以率之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務敦本之教行抑末之令則浮靡之俗可變而滄訛之風可弭也伏惟殿下留意焉五曰謙已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聖人序卦大有之後受之以謙古之明君卑以自牧虛以受物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以致國祚之繇長也不然則反是矣今殿下每出言必先曰予不敏且不讀書不更事何足以知之臣愚以爲是乃自知明而無矜已誇人之失也人亦孰不樂告以善哉一言可以興邦是心足以王矣臣猶記在玄陵朝爲正言以臨報平

近史官具疏以聞時方興土木役民於影殿故疏未
拆而臆以爲必是事也怒氣甚盛及拆而視之乃他
事也則反曰吾固知豎儒淺近言耳當時雖勉強從
之逆料物情而不中不嗜善言而自足是乃驕吝之
心也臣願殿下秉心無驕行已謙抑終始不渝則謙
而又謙自不知其入於道矣六曰施仁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者也論其體則五常之一論
其用則愛之理論其施之之方則自親親而仁民而
愛物自有等殺不可混施也殿下常自謂予之過固
在於仁慈臣愚以爲此誠天地生物之心布德行政

之本非過失也但有優游與果斷之異耳譬之仁慈
路頭也優游果斷二歧也從仁慈而出於果斷則應
機酬酢事無執迷之惑矣入於優游則臨事罔知所
措終爲倒行逆施之舉矣殿下既有仁慈之美意當
兼行制事之義節文之禮是非之智一日萬幾惟斷
乃成則民安物阜開壽域於四方矣昔帝堯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以致時雍是乃施仁之序也
齊宣王功不至於百姓而不忍過堂之一牛是乃仁
之失序也大本已失豈可謂之仁哉伏惟殿下法帝
堯而戒齊宣捨優游而取果斷施仁之序不紊慈仁

之路不差可以入德矣七曰此類臣竊見殿下嘗有
意於貞觀之理讀政要者于今二年矣凡物必有其
類比而同之則未有大相遠者竊惟太宗之爲燉煌
公卽殿下之爲定昌君時也貞觀元年卽殿下卽位
之始年也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卽殿下之仁慈也上
畏皇天下憚羣臣卽殿下之謙已也引諸學士講論
文籍卽殿下之經筵也吞蝗數枚卽殿下之憂旱也
樂聞諫諍卽殿下之求言也羣臣之罄竭心力知無
不爲如玄齡者有之轉籌帷幄坐安社稷如如晦者
有之處繁理劇如戴胄者有之以諫諍爲已任如魏

徵者有之激濁揚清嫉惡如讎如王珪者有之矣然
太宗自武德以前經略四方戰勝攻取則與殿下潛
邸時異矣除隋之亂草創唐室則與殿下同一姓再興
異矣貞觀中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則今日之罹
刑者多矣弘文之講論或至夜分而今日之經筵或
作或輟矣殿下之謙已果以未副天意人望爲念乎
殿下之憂旱果能如忘物之成疾乎太宗末年諫者
頗有忤旨殿下之求言果不如是乎羣臣之陳事千
里如對面語果如玄齡乎勸行仁義綽有成效果如
魏徵乎犯顏熟諫果如戴胄乎一言而感人主果如

王珪乎今既比類而同之而其異者不可不慮也太
宗末年魏徵上疏論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
今日卽貞觀之初也今日以後卽不克終之幾也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殿下自謂與太宗孰愈
以太宗之英明而魏徵之說如是之切也臣竊比焉
伏惟殿下裁之八曰明政賞罰國之大柄也賞當功
則千萬人勸罰當罪則千萬人懼苟或僭濫民無所
措手足矣古先哲王爵人於朝刑人於市皆與衆共
之故賞者不德君罰者不怨上以其功罪之攸當也
後世公道日昧爲善者不必蒙賞爲惡者不必獲戾

混於所施變亂是非良可歎已伏惟殿下鑑古今之
得失秉心平直如持權衡無有比低彼昂之殊則賞
之者如庶草之遇春陽自生自長而造化自若也罰
之者如衆卉之值秋霜自凋自瘁而玄天幽嘿也故
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罰之柄付之人君爲
人君者代天而行耳今殿下之賞善罰惡未盡出於
天道之無爲抑有說乎今人謂事之無大得失者曰
可東可西臣竊以爲甚無謂也此必求售其所欲者
說闊大以瞞人耳夫天下之理公私而已耳天下之
道善惡而已耳其兩立而不相容如薰蕕冰炭之相

反也泛指而通稱之可乎有議人者曰某人雖有某功可賞然有某罪可罰也則人主固知所施若其功輕罪重罰之可也罪輕功重賞之可也功罪相等較其錙銖斷之可也殿下當於賞善罰惡之時心無二致務要果斷則可東可西之說自不行矣伏惟殿下防其害源開其利本顯罰以威之明賞以化之則威立而惡者懼化行而善者勸矣九曰保業國家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艱要在夙夜兢惕修德行仁以保先王之業而已夫保業之術無他如守巨室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固其

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樑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歆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雖千百年無頽毀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大臣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人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若逸豫以隳之讒諂以敗之則神怒民怨遂至顛沛而不振矣臣不敢遠引古昔請以偽朝之事言之偽辛以猜忍狂暴之資當王氏不弔之時竊我重器恣行

無度又不量力師出無名至使生靈於大國罪盈惡積以底滅亡向使偽辛小心恭已謹守法度而不借大臣回軍之力定策之功則天命未可知也殷下之今日亦未可期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伏惟殿下遵聖祖成憲戒偽朝覆轍以保中興之業以固後世之基則人道順於下而天變弭於上矣陞知申事以事流于桂城未幾釋之任便居住自此以後入本朝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九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四十

方技

蓋以一藝名雖君子所恥然亦有國者不可無也自遷史立日者龜策倉扁傳而後之作史者皆述方技傳豈非是意邪作方技傳

金謂碑

金謂碑肅宗元年爲衛尉丞同正新羅末有僧道詵入唐學一行地理之法而還作祕記以傳謂碑學其術上書請遷都南京曰道詵記云高麗之地有三京松嶽爲中京木覓壤爲南京平壤爲西京十一十二

正二月住中京三四五六月住南京七八九十月住
西京則三十六國朝天又云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
木寬壤臣謂今時正是巡駐新京之期臣又竊觀道
誥踏山歌曰松城落後向何處三冬日出有平壤後
代賢士開大井漢江魚龍西海通三冬日出者仲冬
節日出巽方木寬在松京東南故云然也又神誌祕
詞曰如秤錘極器秤幹扶踈樑錘者五德地極器百
牙岡朝降七十國賴德護神精首尾均平位興邦保
太平若廢三諭地王業有衰傾此以秤諭三京也極
器者首也錘者尾也秤幹者提綱之處也松嶽為扶

踈以諭秤幹西京為白牙岡以諭秤首三角山南為
五德丘以諭秤錘五德者中有面嶽為圓形土德也
北有紺嶽為曲形水德也南有冠嶽矢銳火德也東
有楊州南行山直形木德也西有樹州北嶽方形金
德也此亦合於道誥三京之意也今國家有中京西
京而南京闕焉伏望於三角山南木寬北平建立都
城以時巡駐此實關社稷興衰臣干冒忌諱謹錄申
奏於是日者文象從而和之睿宗時殷元中亦以道
誥說上書言之

李寧

李寧全州人少以畫知名仁宗朝隨樞密使李資德入宋徽宗命翰林待詔王可訓陳德之田宗仁趙守宗等從寧學畫且勅寧畫本國禮成江圖既進徽宗嗟賞曰比來高麗畫工至者多矣惟寧爲妙手賜酒食錦綺寧少師內殿崇班李俊異姪後進有能畫者少推許仁宗召俊異示寧畫山水俊異愕然曰此畫如在異國臣必以千金購之宋商獻圖畫仁宗以爲中華奇品悅之召寧示寧曰是臣筆也仁宗不信寧取圖拆粧背果有姓名王益愛幸及毅宗時內閣繪事悉主之子光弼亦以畫見寵於明宗王命文

臣賦瀟湘八景仍寫爲圖王精於圖畫尤工山水與光弼高惟訪等繪畫物像終日怠倦軍國事慢不加意近臣希旨凡奏事以簡爲尚光弼子以西征功補隊正正言崔基厚議曰此子年甫二十在西征方十歲豈有十歲童子能從軍者堅執不署王召基厚責曰爾獨不念光弼榮吾國邪微光弼三韓圖畫殆絕矣基厚乃署之

薛景成

薛景成雞林人自言弘儒侯聰之後世業醫精其術初補尚藥醫佐累遷軍簿摠郎驟陞同知密直司事

轉知都僉議司事致仕忠烈每遘疾必使景成治之
由是有名元世祖不豫遣使求醫安平公主賜裝錢
及衣二襲遣之用藥有效世祖喜賜館廩救門者時
得出入至使圍碁於前親臨觀之畱二年告歸世祖
賞賜甚厚且曰得無念室家邪女歸挈家以來景成
還欲與妻行妻不可乃止未幾世祖召之自是數往
還世祖遇之益厚前後賜賚不可勝記成宗寢疾又
召之因畱元忠宣受禪韓國公主妬趙妃誣妃父仁
規元遣使鞠問以景成副之景成不與用事者通特
加贊成事致仕卒年七十七景成身長美風儀性謹

厚雖見知天子蒙幸國王未嘗為子孫求恩澤亦不
治產業子文遇登第官至成均大司成

宦者

高麗閹人其本系非氓則賤隸也高麗不用腐刑在
襁褓為狗所啗者皆是然但備宮闈求巷之任而已
不得拜參官其慮深遠矣毅宗時鄭誠白善淵始用
事然誠之為祗候宰相臺諫固爭而不奉旨蓋猶有
先王之遺風焉齊國公主嘗獻數人於元世祖頗得
執侍閨闈出納帑藏有奉詔來使復其家官其族恩
寵至厚於是殘忍僥倖之徒轉相慕效父宮其子兄

官其弟又其強暴者小有憤怨輒自割勢不數十年
間刀鋸之輩甚多元政漸紊閣人用事此輩或官至
大司徒者送授平章政事者其次皆為院使司卿姻
姪弟姪並受朝命第宅車服僭擬卿相富貴光榮漢
南閣人所不及國家每有奏請必賴其力故忠烈之
世已有封君者忠宣久留于元數出入三宮此輩因
與相狎多有請謁王擇尤近幸者皆封君賜爵餘皆
拜檢校僉議密直由是舊典盡壞而熏腐未燥者亦
輕視本國如伯顏禿古思方臣祐李大順禹山節李
三真高龍普等皆反吠其主讒譖構禍言之可謂痛

心恭愍在位日久猜忌大臣以羣小為耳目倚任閣
寺至列於經邦論道之位坐廟堂議國政而麗之社
稷亦不久矣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鄭誠 白善淵

鄭誠仁宗時為內侍西頭供奉官以毅宗乳媪為妻
毅宗即位賜甲第一區授內殿崇班王封德興宮主
設曲宴右諫議王軾見誠帶犀譏臺員曰此而不彈
臺官無目者也御史雜端李綽升作色曰君安知不
彈邪即令臺吏李份取其帶誠以賜物不肯與份強
取之誠訴于王王大怒命內侍李成允執份份走入

臺門乃執他吏閔孝旌以來中禁抄奴等毆縛之囚
宮城所王不悅罷宴解所御犀帶賜誠下孝旌刑部
獄臺官知王怒未霽還其帶于內侍院內侍執事韓
儒功曰汝既取矣何用還為遂却之往來再三而後
受之臺諫伏閣論成允等王不聽臺諫杜門不出王
黜成允儒功等五人諫官不出臺官出視事尋以誠
權知閣門祇候臺官以宦者參朝官無古制爭之不
聽臺官又不出王召諭之曰已收誠祇候制矣臺官
拜謝而退誠怨之密誘人誣告臺省及份等推戴大
寧侯暉按問不驗宰相諫官伏閣奏誠以私怨謀陷

臺諫罪不可赦論請不已乃罷其職黜之尋召還復
充內侍郎將崔淑清密謂左僕射權正勻曰鄭誠與
承宣直門下省李元膺等乘勢弄權吾欲誅之何如
正勻卽以聞流淑清于遠島未幾復誠權知閣門祇
候王命右承宣左諫議大夫李公升督門下省署誠
告身宰臣及諫官論執不可公升往來再三王曰卿
等不聽朕言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平章事崔允儀右
諫議崔應清元膺公升等不得已署之給事中李知
深司諫崔祐甫崔景義獨不署伏閣力爭左遷知深
為國子司業祐甫尚舍奉御景義殿中內給事誠自

是得列階紳權寵日盛多樹親黨引官奴王光就白
子端爲羽翼蔽王耳目交構讒詐陵轍朝臣侵漁閭
巷宰相臺諫畏威脅勢含嘿不言誠第在闕東南三
十步許廊廡凡二百餘間樓閣崢嶸金碧交輝僭擬
宮禁宦寺亂法莫威於斯王召知御史臺事李公升
等督署誠告身公升不奉旨知門下省事申淑率諫
官上疏曰鄭誠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臣錮
充奴隸區別種類使不得列於朝廷今授誠顯任以
太祖功臣之裔及僕役於不臣之類有乖於太祖立
法垂統之意請削誠職凡與誠結黨者亦降爲庶人

王大怒還其疏諫官伏閤二日竟不得達左王言許
勢修揮淚太息棄官而去復召臺諫督署之公升又
不奉旨淑上疏力争王不得已降制削誠職布告中
外頃之復其職誠嘗饗王仍獻衣允儀元膺等侍宴
樂聲聞外聞者莫不歎息曰權在內豎矣

白善淵本南京官奴毅宗嘗幸南京見而悅之號爲
養子官人無比亦官婢也嬖於王善淵狎之頗有醜
聲善淵與王光就常出入王卧内專擅威福胥吏秦
得文事二人如奴隸得拜寶城判官以竹造几案及
篋獻之王悅名爲内侍内侍金獻璜亦諂事善淵者

也御史臺劾奏削其籍廣州書記金鏐斂民財買珍
玩器四重賂宦者於是善淵王肅恭薦屬內侍禮成
江人賂善淵肅恭榮儀請以禮成爲縣善淵等勸王
遊幸於江江人斂民白金三百餘斤爲奇技淫巧王
欲觀水戲命內侍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彩帆
載樂伎綵棚及漁獵之具張戲於前有一人作鬼戲
舍火吐之誤焚一船王大噓善淵嘗准王行年鑄銅
佛四十畫觀音四十以佛生日點燈祝釐於別院王
乘夜微行觀之又於萬春亭構延興殿靈德亭壽樂
堂鮮碧齋玉笋亭沿澗植松竹花草王每汎舟南浦

爲流連之樂皆善淵懷俊劉莊等從史而成之也

崔世延

崔世延怒其妻悍妬自宮爲閹宦者陶成器方得幸
於忠烈及公主世延附之得入宮闈寵幸過成器不
數年與成器俱拜將軍二人倚勢橫恣王嘗幸奉恩
寺還世延馳馬出入仗前上將軍李貞止之不聽監
察司不敢劾中軍都領乃西班要職必歷諸軍都領
而後得補世延超授其兄世安諸軍都領指諭等白
王爭之王亦不能改也世延買贊成趙仁規第嫌其
隘陋更起樓於後洞樓近闕公主望見謂世延曰此

忌方不宜犯之世延不從公主怒曰仁規宰相不以
爲陋汝一小豎耳不聽予言益廣其居邪命左右批
其頰枷脰繫獄尋釋之世延擅權用事多受賄賂臣
僚升黜多出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逆其意郎將金
弘秀與張良庇訟奴婢于典法良庇度自屈盡以其
奴婢四十餘口贈世延世延遇弘秀慢罵之弘秀亦
慢罵世延譖王下弘秀典法獄佐郎沈愉阿世延意
盡奪弘秀奴婢流海島弘秀面叱愉曰爾爲法官阿
附小人乃奪奴婢而罪其主邪愉慚屈世延又奪內
侍朴樞奴婢二十餘口又誘良民康柱爲奴柱不肯

世延託以盜鈔十錠徵銀瓶十口柱貸銀瓶四口納
之匿上將軍車信家世延謂信曰君何以庇康柱信
曰柱苦爾徵督貸我銀瓶四口償之十錠鈔價已足
復欲徵乎世延白王發巡馬軍到信家捕之尋信詣
王宮具言其故時忠宣爲世子大怒數之曰汝奪弘
秀及樞奴婢流弘秀罪一也多畜獒犬噬殺壽興宮
婢宮主請汝毋畜獒犬汝厲聲曰宮主餘生幾許禁
我畜犬至使宮主泣下罪二也盜內府財物罪三也
雜以銀銅私鑄瓶罪四也欲奴康柱侵擾車信家罪
五也此特大者耳餘不勝數世延抗辯辭頗不遜世

子白玉曰世延多行不義流毒一國宜竄逐以懲其惡世延常父事印侯王納侯言有難色世子泣固請侯怨世子世子叱侯曰宰相腹大如甕者世延酒肉充之耳汝與世延同惡相濟此奴輩當置一鎖世延知不免詭言曰願一言於公主而死蓋欲訴王陰事以圖免也且曰我則已有罪成器有甚於我公主大怒杖成器弁世延繫巡馬所成器癡騃姦不如世延成器謂世延曰我嘗薦汝今反譖邪諺曰畜犬反齧汝之謂也於是籍沒成器奴婢田庄資產銀瓶至七十餘口世延以侯故不籍產惟弘秀奴婢屬妙蓮社

樞奴婢屬內房庫世延盡以財寶與侯乞免配島侯念受賂不能救恐世延復用有異圖遂白玉流世延成器于遠島未幾俱召還世延從王在元日令衛士拾馬矢以備行廚爨柴人皆笑之宮人無比秦山郡人柴氏女選入宮王之往來都羅山必從之爲雷連之樂人號爲都羅山寵幸方隆其附託者縱暴中外世子甚疾之自元來奔公主喪白玉曰殿下知公主所以致疾乎必內寵妬媚者所爲請鞫之王曰且待朕闕世子使左右捕無比及其黨世延成器將軍尹吉孫李茂少尹柳瑯指諭承時用宋臣朝內僚金仁

鏡文玩張祐中郎將金瑾閹人全淑方宗氏宮人伯也真拘之鞠無比巫蠱事巫女術僧皆服稍得呪詛狀斬成器世延淑宗氏瑾無比伯也真流其黨四十餘人國人震懾時宦者寵盛人皆歆慕多自宮者監察司錄事崔成爲宮奴笞辱發忿自宮昌寧縣民役於造成都監被徵銀不堪其苦至世延家前亦自宮

任伯顏禿古思

任伯顏禿古思尚書朱冕家奴也自宮爲閹忠宣時封庇仁君廣緣事元仁宗於藩邸佞險多不法忠宣深嫉之伯顏禿古思知之思有以中傷以仁宗及皇

太后待之厚不得發嘗無禮於忠宣忠宣請皇太后杖之又以皇太后命刷其所奪人土田臧獲歸其主怨恨益深及仁宗崩皇太后退居別宮禿古思益無所畏厚啗八思吉百計誣譖之英宗遣使復給田民竄王于吐蕃禿古思讒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忠肅十年伏誅

方臣祐

方臣祐小字小公尚州中牟人忠烈時給事宮中從安平公主如元謁裕聖皇后因畱之賜名忙古台宣宗授掌謁丞加泉府大卿武宗朝事壽元皇太后興

聖宮改將作院使進平章政事忠宣時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誣訴王不奉法恣暴等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辨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臣祐白壽元皇太后曰重喜高麗逋民也敢肆誣罔謀覆宗國罪不容誅顧令王對辨邪皇太后悟言於帝勅中書毋令對辨杖重喜長流潮州元遣臣祐來監書金字藏經皇太后送金薄六十餘錠臣祐聚僧俗三百人寫之開城判官李光時以其女妻焉臣祐轉藏經于神孝寺爲皇太后祈福初臣祐入國境郡縣守宰皆被罵辱至有受杖者其降香諸道也提察守令抽斂民財贈遺甚

厚金羅提察使李仲丘贈以紙臣祐不受因折辱之王封中牟君臣祐又事奉定皇后有寵除太子詹事改徽政院使後加儲慶司使朔方藩王八驢迷思率衆歸元元將處之鴨綠東臣祐奏高麗地狹多山無所田牧北俗必不樂居徒令東民驚動耳帝然其言而止又嘗欲立省于本國臣祐白壽元皇后事遂止由是忠肅亦厚遇之封上洛府院君賜推誠亮節功臣號其父得世本中牟縣吏也以其子故起家爲管城縣令不數年拜尚州牧使妹壻朴侶以田夫暴貴驟陞至僉議評理貪婪不法人皆嫉之臣祐事元七

朝二太后參掌機密累賜貂裘珠衣冒金玉七寶腰帶江南腴田四千畝黃白金寶鈔不可勝計忠肅十七年乞退東歸忠惠後三年召還于元明年死

李大順

李大順蘇秦縣人入元得幸用事忠宣陞蘇秦爲秦安郡封大順奉安府院君嘗娶章得儒女與永平宮爭奴婢白于帝下制令讞部決之時典書金士元散郎李光時主其案不與章氏大順怒使八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郎將白應丘奉使金羅道奪大順所占人戶大順又使李三真稱制問之繫應丘于行省其

恣橫類此其弟公世仕本國爲元帥又判三司事初忠烈如元大順請于帝詔王以公世爲別將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大順白于王王曰汝兄校尉耳越散員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順不敢復言後聞帝言乃授之公甫亦其弟也以田夫暴貴至僉議評理封奉安君方臣祐嘗奉帝命來與宰樞會旻天寺酒酣公甫及朴侶皆起舞臣祐謂公甫曰能爲我爲若故戲乎公甫卽爲扶耒耕田狀一坐大笑三真亦得幸于元遙授平章忠宣封淮陰君

高龍普

高龍普入元有寵拜資政院使忠惠封完山君以帝命來賜王衣酒月餘元遣朵赤別失哥等託以頒郊赦詔來王欲託疾不迎龍普曰帝常謂王不敬若不迎帝疑滋甚王率百官聽詔于征東省朵赤等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使龍普叱之朵赤等執王馳去令龍普整理國事龍普遣人捕王之侍從羣小朴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十餘人拘之宋明理趙成柱尹元祐姜贊等素與龍普善故免龍普與省官奇轍封內帑既而如元忠穆卽位賜十二字功臣

號龍普在帝側用事天下疾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煤場人席寵怙勢作威作福親王丞相望風趨拜招納貨賄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恐漢之曹節侯覽唐之仇士良楊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之以快天下之心帝放于金剛山尋召還後復還國龍普嘗殺無辜典法司欲治之龍普乃辛裔妹壻佐郎崔仲淵裔之門生正郎姜君寶裔之同年友以故疏放之趙日新之亂逃匿免死祝髮投伽椰山海印寺恭愍遣御史中丞鄭之祥斬之世傳忠惠之執龍普爲內應故有是刑

金玄

金玄恭愍時紅賊入寇從刑部尚書金縉率數百騎自祥原郡從間道擊賊于西京猝遇賊三百餘人殊死戰斬百餘級鋒功爲二等宦者數十人同署狀要賞名多僞署玄實首謀王察其姦欲杖之時宦者勢盛相與力救得免尋封延城府院君鋒扈從收復興王侍衛功俱爲一等玄貪汙巧詐外飾勤恪善爲承迎辛禍立益見寵幸且爲明德太后所信任悉管機務用事于中女謁公行每銓注玄輒至禍前予奪無忌嘗在禍側踞傲近臣啓事禍未及言玄先擅斷決

一日禍視事玄喧闕禍罵曰汝是家奴何不敬乃爾玄默然及般若獄起大司憲安宗源等上疏曰玄專摠內事不能防禁使般若直入宮闈驚動太后以駭觀聽乞下攸司鞫問科罪乃流玄于懷德縣

安都赤

安都赤恭愍十二年賊犯行宮興王寺斬守門者徑至寢殿殺宦者姜元吉宿衛皆奔竄宦者李剛達負王從牖出走都赤貌類王欲以身代王遂臥寢內賊認爲王而殺之

申小鳳

申小鳳從恭愍入元宿衛凡十一年及王卽位除大
護軍銜隨從功爲一等遷上護軍後封寧原府院君
魯國公主薨小鳳守陵喪畢賞其勞賜忠勤節義翊
衛功臣號拜密直使商議會議都監事命百官迎于
迎賓館是日松嶽崩時議以爲祖宗之法官者不得
受參官今毀舊法置之巖廊國鎮之崩未必不由是
也轉僉議評理卒官庀葬事特賜謚忠僖

李得芬

李得芬有寵於辛禡位至贊成事會饗納賄多行不
義與同知密直睦忠讒毀李仁任崔瑩宰樞臺省會

議白禡曰得芬嘗提調普源庫收田稅入其家又奪
養賢庫田使不得養士多斂人財奪土田又嘗迎侍
元子於其家私改乳母以結私黨是非人臣所得爲
也僭亂之禍自此萌矣禡然之流得芬于雞林籍其
家黜假子宦者鄭鸞鳳等二十人又流忠于安東先
是睦仁吉奪養賢庫田在延安府者百餘結仁吉死
得芬又奪之至是成均館上疏請復屬養賢庫從之

金師幸

金師幸初名廣大得幸恭愍累遷判內府事性傾巧
逢迎王意大起正陵影殿之役極其侈麗由是財力

耗竭民不聊生王薨論以媚惑先王興工役沒為益
州官奴籍其家辛禍立釋其罪給告身恭讓朝判內
侍府事王欲御經筵師幸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日不
講無害於政又以佛教導王曰佛氏之教不可誣也
均是人也或為天下主或為一國主至於庶人貴賤
不同者無他前世修善有厚薄故也憲司奏官官金
師幸金完嘗以巧侈得幸玄陵流毒生民不宜在左
右請黜之諫官又上疏論之皆不聽

酷吏

古者任人而不任法中世始專任法法令滋章而酷

吏出焉有論其害比之猛虎者豈過論乎高麗以寬
厚為治刑無慘酷及其中葉多故以來倚用辦事之
吏而殘酷之風始興舊史逸而不備今得二人作酷
吏傳

宋吉儒

宋吉儒性貪酷便佞起於卒伍高宗時諂事崔沆為
夜別抄指諭每鞫囚必縛兩手母指懸梁架又合繫
兩足母指縫以大石去地尺餘熾炭其下使兩人立
左右交杖腰脅囚不勝毒輒誣服累遷將軍為慶尚
道水路防護別監率夜別抄巡州縣督民入保海島

有不從令者必撲殺之或以長繩連編人頸令別抄等曳投水中幾死乃出稍蘇復如之又慮民愛財重遷火其廬舍錢穀死者十八九又奪人土田財物胥削無厭按察使宋彥庠劾報都兵馬使其黨金俊等私謂大司成柳璥待制柳能曰吉儒吾所善聞按察劾書已至都堂若遽發勢難營救吾將乘間白令公庶可免願圖之令公指崔竝也璥等以俊兄弟昵於竝不得已陰戒堂吏停臬竝舅巨成元拔聞之以告竝怒流吉儒于楸子島罵璥能俊等曰吾以爾輩爲腹心何專擅若是邪皆俯伏待罪及俊誅竝吉儒訴

彥庠於俊謀害之王以彥庠嘗有功命赦之吉儒官至尚書右丞暴得足瘡潰爛而死

沈于慶

沈于慶宜寧縣人性濇刻辛禡時爲雞林判官晉州人鄭覃無子養州牧事李仁敏兒爲子年六歲墮井死仁敏意覃族人所爲訟于雞林于慶繫覃姪汝諧希範鞫之割足灌以油加炮烙府尹尹承順謂于慶曰此輩拷訊踰年尚不承當更鞫之汝諧希範聞之亾去獄吏捕之于慶曰汝若無辜何用逃爲汝必殺兒復鞫之尤慘汝諧希範誣服曰從妹姜乙恭妻實

知之于慶執乙恭妻訊之盛石革囊亂擊口耳牙齒
皆折落謂承順曰吾今得情矣乃殺乙恭妻密直朴
天常嘗過雞林承順置酒慰之有進士李桂芬等二
人見賓校環列譏之曰香徒宴也承順門士以告承
順怒囚桂芬等及見代以其事屬于慶于慶裂足炮
烙二人尋死承順聞之慘然盡逐其門士國俗結契
燒香名曰香徒相與輪設宴會男女少長序坐共飲
謂之香徒宴

嬖幸一

自古小人伺人主之所好逢而長之或以諛佞或以

聲色或以鷹犬或以聚斂或以土木或以技術皆有
以投其所好而求中之也高麗有國既久儉佞嬖幸
之臣亦多今據舊錄作嬖幸傳

庾行簡

庾行簡父稟廉衛尉少卿行簡姿美麗穆宗嬖愛有
龍陽之寵驟遷閣門舍人每宣旨必先問行簡然後
行由是怙寵驕蹇輕蔑百僚頭指氣使近侍視之如
王知銀臺事左司郎中劉忠正本渤海人無他技能
亦甚寵於王王嘗以水房人吏分屬二人出入騎從
僭擬無比王不豫行簡忠正並直宿於內宰臣請入

寢問疾行簡傳旨曰體氣漸平取別日召見宰相再請不許王欲迎大良院君爲後行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洩戒蔡忠順勿令行簡知之及康兆作亂殺行簡等七人

榮儀

榮儀卜者也父司天監尚嘗配島娶島內逆民之後生儀形貌怪異性姦猾毅宗初充內侍使令常自言曰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命之脩短在禳禱勤怠巡御疏數王頗惑之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惟靖崔均濬等伏閤三日請黜之不聽十一年元日風

自乾來太史占奏曰國有憂王懼儀因進禳檜之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寺終歲作佛事以禳之儀每伺王憂懼輒奏云某年某月恐有禍災若依某法禳之則無患矣於是置司祈禳幸而無事儀卽曰成我力也又奏曰如欲延壽須事天帝釋觀音菩薩王多畫其像分送中外寺院廣設梵采號曰祝聖法會發州郡倉廩以支其費儀乘傳巡視守令僧徒皆畏其苛酷爭事賂遺又於安和寺塑置帝釋觀音須菩提聚僧晝夜連聲唱諸菩薩名號稱爲連聲法席儀陽示勤苦終宵禮拜王時幸觀之特加哀賞又用儀

言遍祀遠近神祠使者絡繹或取問巷名第以爲離
宮別館或營山齋野墅巡幸無時又於大小佛寺皆
張法會至有千日萬日爲限者京外府庫空竭人皆
怨之後正言文克謙數儀罪請黜之充牧子不聽儀
以逆民之後限其職王嘉祝釐之功令有司據遠近
戶籍政案注脚改鋒施行鄭仲夫之亂與壁宦白子
端王光就倖臣劉方義等被殺梟首于市

金存中

金存中龍宮郡人性聰慧有詩名仁宗時爲春坊侍
學登第補詹事府錄事與宦官鄭誠相善毅宗卽位

以春坊舊恩屬內侍特被寵幸累遷刑部郎中起居
注寶文閣同提舉及知奏事鄭襲明卒王欲得有名
望者代之誠力薦擢爲右承宣自是出入禁中圖議
國政勢傾朝野存中與內侍郎中鄭敘有隙以敘交
結大寧侯暉與誠等交構嗾其族左諫議王軾起居
注李元膺等上疏論之流敘于東萊敘旣流存中益
寵幸嘗密白王曰太子幼宗親戚恐致覬覦宜選兩
府宰相以爲東宮師傅以效周公霍光故事王然之
以庾弼爲太師崔允義爲太傅居無何弼卒存中代
爲少保王命宗室宰相文武百僚就賀其第守門者

皆衣紫佩劔存中與誠相結用事大張威福附已者
進異已者斥久典銓注賣官鬻爵財累鉅萬甲第至
數四兄弟親戚恃勢驕恣十年背疽遣醫問疾絡繹
於道及卒王悼甚贈輸忠內輔同德功臣吏部尚書
修文殿大學士

鄭世臣 白勝賢

鄭世臣世系未詳高宗末爲右副承宣王不豫移御
閔脩第遣世臣設法席于穴口寺世臣還奏其狀王
曰予夢有老比丘勸念法華經及大日經頌今聞御
言實符所夢且予在潛邸嘗遊穴口聞文殊鳥聲御

亦聞之乎世臣對曰神怪所當諱臣未敢先奏臣詣
法席誠如上所夢况有一老比丘在側誦經更視則
不見俄而復來臣恐其去不敢正視又有鳥來鳴其
聲云文殊寺利摩訶薩王信之世臣與同僚李應韶
皆輕薄人也王疾彌留國家多故二人不以爲慮百
官奏啓皆抑而不納每直宿與脩脫冠帶閉門圍碁
擁妓酣飲時議憤之

白勝賢業風水高宗末補郎將王在江都嘗問延基
之地勝賢曰願幸穴口寺談法華經初闕于三郎城
王命兩府合坐令勝賢與景瑜判司天事安邦悅等

論難利害勝賢馱道錄佛書陰陽圖識左抽右取詭
辨風生景瑜等不能屈兩府唯唯景瑜乃曰勝賢之
言雖不可信姑試之於是命營假闕于三郎城神泥
洞元宗五年蒙古徵王入朝勝賢因金俊奏曰若於
摩利山塹城親醮又於三郎城神泥洞造闕親設五
星道場則三韓變爲震旦大國來朝矣王信之命勝
賢及趙文柱金坵宋松禮等躬假闕禮部侍郎金軌
謂朴松庇曰穴口凶山也勝賢以爲大日王常住處
嘗奏高宗作穴口寺以安御衣未幾昇遐今又敢作
浮言奏營假闕且請於穴口親設大日王道場是不

可信也請公禁之松庇以告俊俊深惑勝賢之言欲
斬軌乃止

康允紹

康允紹新安公家奴也解蒙古語以姦黠得幸於元
宗累使于元以功許通官路累遷將軍林衍之誅金
俊也首與其謀稱一等功臣加大將軍衍逼王遷于
龍巖宮王問將軍李汾成曰允紹何如對曰允紹已
貳於王矣及王復位朝于元衍以允紹爲己腹心使
扈駕及還又加上將軍然以前事常不自安及世子
率衣冠子弟入侍于元允紹不在選中不告于王遂

行開削而還自比客使見王不拜王怒不能制有司
莫敢詰其在元也附洪茶丘妄言本國多畜軍糧茶
丘以言中書省於是遣使來督軍糧忠烈王元年拜
軍簿判書鷹揚軍上將軍時羣臣以新官制改銜惟
允紹系賤爲監察司所論未改允紹自出視事復爲
監察司所劾免尋轉密直副使與大將軍金子廷詐
稱賜牌多占民田事覺沒其田于新興倉九年加判
三司事致仕

廉承益

廉承益政堂文學信若之後嘗得惡疾念浮屠神祝

穿掌貫索精勤疾愈遂以禳人疾病爲事爲李之氏
所薦得幸忠烈王王嘗暴得疾承益侍及移御天孝
寺公主以從者少忿恚王詬擊承益進曰王賴佛力
疾愈今主怒若有魔障間之公主怒解李摺曰廉郎
中無實之言時有可用元求術士王進承益拜承旨
律學助教全于公嘗爲東安法曹坐受賄罷賂承益
復職邑人權文卓疏子公罪令婢壻蠻商告僉議府
承益拘文卓及蠻商竟殺商以滅口承益權傾一國
臺諫莫敢問嘗私役其人構第恐公主譴請獻爲大
藏寫經所許之王數遊田承益勸以浮屠法由是遊

田稍疎李英柱括民戶告王曰聚逋民者廉承益爲首將鞠之承益及諸嬖人皆怒衆謗紛然事遂寢時鷹坊怯恰口及內豎賤者皆受賜田多至數百結誘齊民爲佃凡民田在附近者並收租州縣賦稅無所入守令有繩以法者誣譖抵罪承益及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氏鄭承伍朴卿等尤甚典理佐郎尹敦郎將吳淑富等相言用事臣廉承益可斬護軍曹允通聞以告王命流之籍田民分賜宰樞後陞副知密直拜僉議評理尋知都會議司事公主將入朝命承益印侯等選良家女承益等使巡軍忽赤搜

索人家或夜突入密室或縛拷奴婢無女者亦驚擾怨號遍問巷洪子藩時爲首相趙仁規爲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眞宰相謂我爲老譯謂公爲老呪承益卽日辭免十七年判版圖事尋判監察司事尋以病免未幾丁母憂公主病命脫袞入內設法席穿掌祈佛二十八年以都會議中贊致仕祝髮爲僧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念佛顏色不變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惜是年卒諡忠靖子世忠仕至安南副使子悌臣

李汾禧 摺

李汾禧鹽州人父大將軍松為崔怡門客汾禧與弟
摺事金俊為腹心汾禧補行首指諭拜將軍為元宗
所寵及林衍誅俊疑汾禧欲慰其心除大將軍直門
下俄轉上將軍忠烈即位授樞密院副使固辭拜知
奏事陞為密直司事章得儒盧進義之誣金方慶也
忻都茶丘鞠理甚劇舉國洶洶摺謂王曰此自方慶
事上若辨是非茶丘必謂上私方慶空勿與知汾禧
亦夜詣茶丘議事人謂汾禧兄弟有二心及王如元
汾禧從之會張舜龍還自元謁王曰帝敕方慶父子

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對置王駐白金灘欲召方慶
父子汾禧摺曰忻都茶丘本不欲辨此事今雖有帝
命彼必以無勅書不聽不如入朝更奏召之從臣皆
曰帥府豈敢違聖旨我則有辭矣乃遣舜龍召方慶
至是國人益信汾禧兄弟貳於茶丘金周鼎朴球廉
承益屢陳汾禧兄弟過惡金濩證之及王還國周鼎
等因內僚諷王王召方慶密議流汾禧于白翎島摺
于祖忽島籍其家或謂茶丘聞之必告都省究問不
如殺之乃遣人皆沈于海未幾茶丘果訴帝遣速魯
哥來問速魯哥欲率方慶許珙以歸公主曰王入朝

國空虛方慶珙非有帝命不可行速魯哥欲從之金甫成不聽甫成北界人叛入遼陽爲茶丘腹心與汾禧摺甚厚聞其死從速魯哥來凡詰責我者皆其謀也王謁帝帝使樞密李剌諭王曰金方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每爲汾禧兄弟所沮諷王殺之是否對曰在江都時汾禧之父事權臣金俊後與林衍謀殺俊衍之廢立皆汾禧導之及臣襲位汾禧兄弟每違臣命故懲其罪以戒後爾速魯哥茶丘甫成在傍茶丘進曰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何可擅殺我言若妄罪當死李剌問茶丘曰汾禧有何二功曰歲庚午帝

命復都古京林惟茂拒命汾禧與鄭子璵先入江華討之奉王妃率國人來松京明年予領屯田軍駐京南奴軍潛謀作亂汾禧執其黨掩捕誅戮以安百姓此二功也王曰茶丘言吾若妄言罪當死今所言皆妄也庚午之事禿輦哥遣使江都諭以官軍壓境於是汾禧與惟茂昵偕鄭子璵往說之大將軍宋松禮將軍洪文系將誅惟茂召汾禧計事汾禧杜門不出松禮等既誅惟茂奉社稷來松京以待吾父子汾禧踵後乃至吾與松禮等入奏帝賜松禮等鞍馬賞其功汾禧果有功豈不與於此賞也奴軍之亂人有告

者汾禧適入直引告者言於達魯花赤何功之有茶
丘曰然則何以得至宰相曰先王嘗語予云汾禧兄
弟佞猾多機變若黜爵位祇速禍亂故循資授職以
觀其變罪既貫盈稟聖旨誅之我國之事何與於汝
茶丘無以對

摺初名汾成娶高宗宮妾之女號國壻得幸元宗累
遷尚書左丞忠烈卽位兼知御史臺事以國壻爲憲
官人皆譏之遷上將軍拜承宣陞知申事鷹坊吳淑
富等嘗譖全羅按察使安戩長興副使辛佐宣罷之
摺言吳淑富多行不法安戩辛佐宣不從其欲故譖

之聽其言而罪二人豈不累聖德乎王曰予固疑之
姑待戩來言耳召新按察盧景綸曰毋以安戩故懼
如有藉宣旨爲不法者輒以聞因問摺曰官吏皆欲
抗我命何也對曰今僧徒僕隸有所欲皆托左右受
宣旨官吏若不問是非而從之民弊可勝言哉且人
臣豈欲抗其主人主而屈於臣所以爲威德王然之
舊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自卽位以來宣旨數
下州郡疲於迎命摺建白小事不足煩宣旨宣旨所
至必焚香迎命請令承宣奉王旨爲書署名紙尾謂
之宣傳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郡苦之王謂摺曰予

聞諸武臣言軍旅之事則委之我輩至如按察守令
臨民之任只用東班我輩不得無憾今欲交差何如
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寬
猛相濟者宜勿限東西以授王納之有散員田裕訴
王曰臣昨捕鵠過安東司錄金琬曰鷹坊已罷何為
到此待之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鷹鵠王怒謂
摺曰何損於宰相而禁之乎必使按廉罷琬任對曰
裕藉捕鵠侵擾百姓聞殿下解縱鷹鵠自恐得罪言
此以試上意耳王然之乳媪子郎將黃元吉以科田
磽薄白王易韓貞甫科田摺言元吉雖無此田不至

貧乏貞甫惟祿是資豈宜奪彼與此請各復其舊從
之摺上時務十餘條王覽畢按而擲之摺耿介恃王
寵任政令有不合者必爭之多所裨益內僚請謁一
皆杜絕內僚常切齒遂諷王殺之年三十九摺臨死
曰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

權宜

蔡謨
李德孫

林貞杞

朱印遠

李英柱

李之氏

權宜忠烈時人性儉佞每依內僚求使四方酷刑厚
斂民甚苦之與承旨廉承益善承益薦為慶尚道按
廉使宜依勢無所顧忌奪晉州人鄭延妓延有勇女

走及奔馬直入宣寢負妓而逃宣繫其毋延自詣獄
宣殺之元使也速達因征日本往慶尚道謂宰相曰
南民糶貴皆有菜色貴國多遣別監專尚苛暴枉刑
重贖民多死者民即天子之民可令至此邪中贊金
方慶告王王曰李英柱嘗言朝廷以拷掠為不法又
禁贖銅誰肯從今也速達之言豈指此輩邪方慶曰
按廉權宜暴斂酷刑請罪之以紓民怨內僚劉福和
素與宜結為兄弟請曰宜遞期已近其徐之承益佯
曰宜之橫暴如此也誰薦為按廉宰樞皆默不對王
令監察侍史閔萱代宣郎將金義光代英柱命諸道

省刑後宜拜正郎殺延事覺僉議府劾流海島十三
年為全羅道別監以能辦供進授版圖摠郎賜紅鞋
一腰白金十五斤時忠宣以世子如元宜獻銀四十
斤虎皮二十張為行李之資忠宣曰此物皆剝民斂
怨遣還其主有蔡謨者平康人累遷侍御史忠烈幸
合浦時慶尚道因軍旅饑饉民不聊生謨為王旨別
監厚斂於民饋遺扈從權貴以油蜜遺內豎梁善大
善大不受執其人以徇由左承旨進知申事歷僉議
參理二十八年以侍郎致仕謨嘗為慶尚道勸農使
多斂細麻布以獻賂左右權貴市私恩李德孫代謨

稍增其數後薛仁求又倍尺數布極細密民甚苦王
聞之禁獻細布德孫僕射淳牧之子累歷監察雜端
按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培克作威吏民畏之忠烈朝
拜東京留守王過東京以德孫能辦供億加府尹後
爲慶尚道別監判民膏血以市寵超授衛尉尹近侍
金龍劔題詩駢壁譏之德孫訴王流龍劔歷官至知
都僉議司事子僣妹婿宋璘黨於王惟紹離間王父
子僣寄璘書曰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毋怵人邪說以
自誤璘誅忠宣得其書嘉忠直授密直副使
林貞杞元宗朝登第昧學術有吏能爲長興副使值

其父允粦大祥當至京恐失職依內僚請在任行祭
尋以娶盧進義女爲貳妻坐免忠烈時除正郎監察
侍史金弘美等不從貞杞訴王流海島未幾爲全羅
道別監務苛暴聚斂事權貴欲悅衆弭謗令尙當使
韓允宜漕運豪家田租與內庫米並到禮成江凡八
十餘艘由是譽言日至寵幸益隆時慶尚道按廉閔
萱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按廉王同日賜貞杞
及萱帶紅人語曰如今邑宰紆朱紱盡是生靈血染
成指兩人也以別監仍爲按廉時權瑞精按慶尚黃
守命忠清崔崇西海鄭良佐交州金仁琬安集東界

貞杞姦瑞精暴良佐愚而貪崇佞而劫仁婉浮虛少
實守命枉直相半時之任用如此貞杞進橘二株用
十二牛曳入宮中累日而至柯葉皆枯以白粒一舟
遺承旨崔守璜不受貞杞慚怒以其米賂權貴卽代
守璜爲承旨時人鄙之十三年拜副知密直明年加
監察大夫卒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喜言人知公
主欲聞外事令出入臥內公主聞貞杞死愴然尼曰
貞杞之死不足怪也以血化身其死宜速謂剖民血
以立其身也公主變色菅平章事令謨四世孫累轉
衛尉尹爲金羅道指揮使承旨缺菅及李德孫權宜

皆附內僚求之王難於取舍手書壽令三人按之菅
得焉遂拜右承旨進副知密直司事遷都僉議參理
王欲改嫁忠宣妃韓國公主遣菅質表如元菅告中
書省曰東京人金天錫久留本國多行不義姦詐回
譎離間王父子於是中書省移咨征東省勒還東京
天錫遂與菅隙一日王坐行省天錫厲聲曰閔菅以
宰相構虛事交亂彼此離間王父子莫此爲甚天錫
作何等事使我殿下父子不和邪其舉止甚倨無復
君臣之禮菅復拜參理陞贊成事後忠宣以菅進改
嫁表流之二年卒

朱印遠悅子也忠烈朝登第累遷慶尚道按廉使時
正郎宋洪少尹辛需亦按諸道宰樞以皆非人望駁
之玉怒不聽印遠貢細黃麻布二籠王開緘令左右
爭取以爲戲宰相言朱印遠重斂諂事左右又惡聞
烏鵲聲常令人操弓矢嚇之一聞其聲輒徵銀瓶民
甚苦之宜罷其職王欲以金貂代之宰相曰貂曾爲
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爲安東判官坐贓流海島若
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也今又令諸道貢二十升
黃麻布紡績於女工最難村婦安能細織必求諸京
價貴難買民將不堪且帝諭曰事體有未便民情有

未安者其審圖之請亟罷王納之旣而以貂爲忠清
道按廉印遠竟不罷細布貢如舊時有內僚從容白
王聞諸道路曰宰臣朱悅無子天道無知豈不信然
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悅清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
故云然王大笑尋爲其道勸農使宰樞言印遠虐民
不可用宦者李信嘗降香慶尚具知印遠貪汙以聞
至是命信與左承旨趙簡宦官柳允珪往都堂與印
遠辨詰信曰嘗待我甚厚感恩則有之然供億之費
皆民膏血又吾歸自開骨山道見民扶老攜幼往東
界者絡繹問之則皆曰避朱按廉暴虐也允珪又列

印遠所賄物於前曰此亦君橫斂之物也印遠俛首不能對官至三司左尹太僕少尹李桂材者暴斂類印遠以旌善別監兼東界安集使務侵漁以市私恩東界多產崖蜜桂材不時徵斂瀝取無遺蜜蜂無以自養蔽天飛去墮海而死

李英柱父應公英柱初爲僧後歸俗忠烈爲世子聞鞋工金准提之妻美納之時有身已數月及生女養於官中如已出英柱棄其妻娶之時稱國壻及忠烈卽位以內園丞超拜郎將出入宮禁權勢日熾多行不義流毒中外人謂之英柱難爲人物推考別監白

王曰大臣及內僚多置田庄爲逋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且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侍史權宜將鞫之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丞益爲首於是丞益與諸嬖皆怒衆譟紛然王由是惡英柱遂寢其事爲忠清道安集使選官婢有姿色者五人以進聞忠州民丁香多畜銀酷刑督納香悉所有不足貸而充之又爲忠清道脫脫禾孫侵割驛吏寧越縣令李恂亦貪暴不法民甚怨之有民康允明乘衆怨作亂詐稱新皇帝使者招集無賴驛吏十餘輩乘傳橫行殺恂及縣吏一人將殺英柱英柱掩捕之累轉軍簿判書鷹揚

軍上將軍英柱性貪汙苛暴奪占田民家人嘗運米到江英柱親往載輸爲路人所辱其無恥類此金州民大文者族黨近百人英柱倚勢欲壓而奴之都官佐郎李舜臣性諂曲阿英柱意舞文爲賤大文訴王府斷事官趙仁規仁規考其案具陳英柱姦僞王囚舜臣罷英柱僧日英誣告英柱與希愈謀反鞫之英柱誣服流島未幾召還語在希愈傳二十六年拜密直副使

李之氏禮安縣人以內僚進忠烈嘗獵于馬堤山樂而忘返之氏與文昌裕言獵騎踐蹂禾稼民多怨咨

請亟還從之王取民間家鴿納宮中之氏與車得珪以爲不可還之元將征日本之氏時爲將軍欲避赴征乞免時內僚皆受賜田之氏尤多又請賜忠宣爲世子謂之氏曰汝雖無田亦不乏之氏慚而退舊制受王旨者必先關承旨酌可否奏而行之至是內僚皆先白王承旨但署押而已尋除大將軍有金義光者亦以內僚拜將軍銓選甚濫時議譏之進同知密直元授合浦萬戶府副萬戶行中書省副鎮撫賜虎符加贊成事出鎮合浦忠宣卽位拜檢校僉議政承王以爲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乃授之氏爲商議式

目都監事封禮安君忠肅四年卒子實恃父勢狂暴甚於獠犬嘗有國學諸生過其門實令小奴呼之至則持挺逐之有李悅者後實擊其額仆地從而蹴踏諸生欲告之氏實揮劍當門諸生詣世子告之以之氏故不問公主聞之拘實巡馬所謂王曰小豎驕橫至此王何不禁尋命釋之義光忠州官奴父壯附崔怡義光遂爲其府內豎官累密直副使高宗秀金儒亦內僚也宗秀忠烈朝以善吹笛得幸用事官至三司左史王表請于帝授武略將軍巡馬千戶賜金牌儒性貪婪傾狡忠宣惡之祝髮置八顛寺及忠烈復

位儒髮而拜將軍爲金羅楊廣採訪使務爲漁奪逞欲固寵民間其來莫不痛憤儒告護軍朴圭郎將具仁贊嘗使外潛備船艦資糧必有異謀王命宰樞鞠之具疏謀亂狀王大怒手裂其疏旣而悔之後元使塔察兒令行省鞫之圭等果伏王遣密直高世于瀋陽括人物儒時爲大護軍與護軍高汝舟潛以書達忠宣事覺王怒杖之

印侯

承旦

張舜龍

車信

盧英

印侯本蒙古人初名忽刺歹齊國公主怯伶口怯伶口華言私屬人也與三哥車古歹從公主來補中郎

將忠烈欲拜將軍令易名忽刺牙語大將軍印公秀
曰吾與爾善盍借爾姓遂改姓名爲印侯與張舜龍
車信爭起第極其奢僭王嘗如元至虎平縣縣令將
宴王侯以不饋已恚曰爾用幾羊欲以此宴乎川州
達魯花赤宴王王欲賜物侯曰川州小邑可勿與王
怒命李之氏賜之之氏畏侯竟不與有都將校金希
迪者託侯勢暴橫白晝擊殺判事金碩家奴流海島
侯卽放還侯之專恣如此元於金州等處置鎮邊萬
戶府以侯爲昭勇大將軍賜虎符出鎮合浦全羅慶
尚之民多受其害有具仲侯者宰密城諂事蔡謨決

守山縣古改爲田欲以賂權貴侯如合浦仲侯盛張
妓樂宴舟中侯與仲侯卮酒斃頭仲侯戴斃頭起舞
失腳墮水死十二年授副知密直賜籍昇平郡王聞
乃顏大王叛遣柳庇請舉兵助征宰樞或云請待帝
命侯曰父母家有變奚暇待命王從之練兵將親征
以侯爲中軍萬戶侯白王令赴征士卒見人家及道
路有馬則取之士卒爭劫奪千戶高宗秀請王禁之
道聞帝擒乃顏還陞判密直進知都會議尋拜贊成
事哈丹之侵王召宰樞議備禦侯曰上親將出東界
以斷賊路賊至近境則上入江華令臣將兵禦之王

曰民惟邦本予豈先避以撓民心賊雖長驅而至予
為三軍之殿以全社稷遣侯禦之追至燕岐與韓希
愈金忻擊破之告捷獻俘帝以侯為鎮邊萬戶府達
魯花赤賜玉帶一腰銀一錠玉嘗在元司徒撒里蠻
謂世子曰帝有命諸王駙馬各還國蓋欲鎮安軍民
然後來赴大會今世子與父王欲直赴上都父王縱
未遽還世子宜先往世子曰已遣忽刺歹矣司徒曰
忽刺歹君家一老奴耳其能鎮百姓乎世子不答二
十四年改官制拜光政使尋改重大匡僉議侍郎初
韓希愈鎮合浦侯奉使至與爭席希愈扼其項跨腹

久之乃釋候還白公主請治希愈公主曰希愈有功
齒亦長非希愈誰敢侮汝其勿復言侯與金忻元卿
謀傾希愈及公主薨王相希愈會僧日英誣謂郎將
李承祐曰希愈謀不軌承祐以告侯忻發兵執希愈
及上將軍英柱千戶石天補將軍李茂朴松堅元冲
甲韓大莊白瑞御裴仁儉等十餘人告行省左丞哈
散曰希愈等將殺侯忻挾王竄海島事急不先稟左
丞其圖之哈散曰王亦知否曰王豈不知哈散密令
其子往候王宮仍謂曰王若知之必嚴警備汝見王
第言吾父聞變恐懼遣我借兵其子黎明詣王宮宮

中聞狀衛士皆臥不起及上謁王趣召見賜弓劍其子還告哈散曰前言乃妄也狀業已執希愈等詣王請訊之王與哈散鞠之不服繫巡馬所日英逃王與哈散再鞠希愈等于興國寺凡五日惟英柱仁儉誣伏希愈竟不伏侯忻卿與其黨上將軍姜桓大將軍金七貂等以希愈不伏將如元訴帝王使承旨金淡留之不從王流希愈英柱于海島餘皆杖之哈散還帝問希愈事對曰希愈本無異謀但忽刺歹欲為益知禮普化王地耳王亦遣判三司鄭仁卿判通禮柳瑯如元白侯誣元遣塔海闊闊不花來執希愈英柱

元卿及判密直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罕以歸庇乃哈散鞠希愈時譯者之罕主文案者也庇還王疑侯同心欲罪之庇逃遂罷侯奪侯所佩萬戶符與王惟紹希愈復相有寵侯憚之因留元不敢還及希愈死惟紹誅侯拜咨議都僉議司事平陽君忠烈薨忠宣嗣位入朝侯始東還王命僉議密直出迎于國門外後加檢校政丞三年卒年六十二性狂縱貪婪但善於將命忠烈與公主數入朝侯未嘗不從凡有事奏聞必遣侯以行辨金方慶之誣復平壤隸本國侯與有功焉賜券一等侯初甚貧窶及得幸屢被賞賜家

財鉅萬多受賄賂奪人土田奴婢無有紀極人多怨
之及死有相賀者謚莊惠子承光庶子承旦侯慕科
第之榮令承光赴舉張舜龍亦令其子瑄赴舉承光
瑄俱不學無才試官阿侯等意取之承光仕至護軍
承旦筮仕遷歷未詳元執忠惠以歸過誕日承旦獨
與鄭天起詣德寧府賀百官無一人至者忠穆元年
拜左政丞恭愍初封延安府院君時權豪奪畿縣公
田承旦所占尤多辨整都監收其田仍徵累歲之租
承旦惡之一日入侍經筵請罷都監王不應但曰穿
窬夜行惡月之明尋復爲左政丞百官罷朝賀當詣

王后宮監察大夫元顛執義慶千輿以王后戚屬故
先詣宮賀承旦欲令式目劾之議於同列四宰李公
遂以爲不可承旦怒不視事時監察司不署承旦政
丞告身承旦噉之後罷封延安伯未幾以事流于保
安居四年召還卒葬不以禮有婢妾子完護軍

張舜龍本回回人初名三哥父卿事元世祖爲必閣
赤舜龍以齊國公主怯怱口來授郎將累遷將軍改
今姓名忠烈獵于馬堤山時設道場于壽康宮大集
緇徒舜龍曰王奉佛飯僧又射獵如此有何功德元
授宣武將軍鎮邊管軍總管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

王遣舜龍如元獻女求買公主真珠衣帝賜舜龍雙
珠金牌進副知密直王與公主曲宴內人迭起獻壽
贊成事趙仁規佯醉不飲舜龍曰何不飲無乃詐邪
仁規怒曰汝輩詐我則否王與公主入內二人詰不
止舜龍第三哥欲右其兄仁規毆且批其頰三哥攘
臂而進左右解之二十三年以僉議參理卒年四十
四舜龍與印侯車信爭權競為奢靡起第宅極侈麗
以瓦礫築外垣狀花草以為文時稱張家牆其第與
起居郎吳良遇家隣比舜龍欲奪之不得夜率無賴
人壞其垣牆子將軍芒豪奢不檢嘗於八關會直上

五鳳樓手取案上橘柚因而失儀者多王不悅乃罷
車信盧英亦怯怙口也信初名車忽解本國人嘗沒
入于元居燕京其母賣緣得乳公主及公主釐降遂
為媵臣累遷土將軍官至贊成事初興王寺婢年未
五十者託信求免役寺別監李源執不可信毆源源
詣宮門訴之王怒召信數之曰別監吾所命也汝何
毆邪顧謂信母及印侯舜龍曰汝輩之言吾皆勉從
今汝不法何至此遂囚信于街衢所英初名式篤兒
河西國人官至將軍嘗以事如元未還而死性溫厚
聰敏頗知書非印侯舜龍之比

曹允通

曹允通耽津縣人以碁知名又善玄鶴琴所製別調行於世元世祖召與南人善碁者試之允通輒勝帝許乘傳隨意往來忠烈時遣使召允通挈家入朝帝問曰世傳人蓼產汝國者嘉汝能為朕致乎對曰臣若管其事歲可得數百斤帝賜傳遣之自是允通歲巡州郡發民採之或小有朽敗或非地產未及期者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王遣張舜龍奏曰曹允通奉聖旨採人蓼人蓼唯產東北界允通強令諸道民就產處採納臣請隨所產處以時採貢帝又命

允通管東界鷹坊王亦賜紅鞞官至贊成事致仕卒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

